

常熟乡镇旧志集成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常熟乡镇旧志集成

沈秋农 曹培根 主编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常熟乡镇旧志集成 / 沈秋农, 曹培根主编. — 扬州: 广陵书社, 2007.8

ISBN 978-7-80694-127-0

I. 常… II. ①沈…②曹… III. 乡镇—地方史—史料—常熟市—清代 IV. 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6870 号

ISBN 978-7-80694-127-0



9 787806 941270 >

书 名 常熟乡镇旧志集成
主 编 沈秋农 曹培根
责任编辑 刘 栋 严 岚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双博馆附二楼 邮编 225012
发行电话(0514)85228088 8522808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排 版 立信会计常熟市印刷联营厂
印 刷 金坛市古籍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64.25
字 数 10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127-0/K·89
定 价 240.00 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如印装错误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戴逸
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
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
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
(按姓氏笔画排序)



常熟乡镇旧志集成

戴逸

二〇〇六年六月八日



总 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飘渺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

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馀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度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渐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度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

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馀,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牋、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

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馀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序

予少岁，师事同邑宿儒金叔远先生学古文辞。先生胸罗桑梓掌故，讲习之暇，常拈髭危坐，娓娓细论古今，事关世道人心，生徒倾听，不觉日暮。先生间出示所纂《金村小志》。金村者，吾师祖居常熟西北乡小镇也（今属张家港市）。予于是知吾邑不仅县有志，而且撰述及于乡镇。西乡之金村等有志，东乡之梅李、支塘、何市等亦皆有志。

及壮，治近百年史。1956年，从北京图书馆，为考太平军在常熟西北乡战史，取证于叶长龄《杨舍堡城志稿》等。予于是又知乡镇志比较真实，可补正史传。但求东乡诸志以考太平军在常熟、太仓间战迹，竟因传本稀少而不果。

1959年，参加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乡土资料调查队。为蒐辑辛亥革命时淮安农民暴动始末资料，实地访问淮城北郊河下镇。长老见告，当时人汪小川撰该镇《大事记》，内详辛亥冲突之状，惜已佚失，仅传抄其中二诗，真如吉光片羽。予于是深愿地方政府与文化部门及时刊印传播乡镇志。已而“文革”祸起，当时不可能实现此事。

今欣逢盛世，吾乡率先小康，文化建设亦与日俱上。邑人沈子秋农，先主地方史志办，今长市档案局，笃学好问，立志董理乡邦旧志，公之于世，以供借鉴。先刊《重修常昭合志》，史学巨匠戴逸教授为之序，其书已蜚声士林矣。兹续梓《常熟乡镇旧志集成》，得列入《国家清史编委会·文献丛刊》。谬嘱书简端。自惭浅陋，无以报命，但深喜以前读者不易得之原常熟东乡诸志即将开放流传，敢不僭笔为纪岁月耶？

2006年3月，祁龙威谨序。

时年八十四岁

标校凡例

标点符号以逗号、句号为主。顿号限于并列名词且易引起误解者，分号用于文意紧接且并列明确的分句，凡能用逗号或句号代替的不用分号。

原书繁体字改简体字排印，数字用法仍按原书之例。凡人名、地名不可简化的按惯用法。

原书引用他书多非原文引录，或缩略，或作扼述，或引版本有别等，一仍其旧，不加引号。尽量保持原貌，无须据他书改动原书。

原书书名多用简称，为醒目起见标书名，不补全称，如：“《龚志》”，但简称的析出篇名不加书名，如：“龚《志》××传”，不作“龚《志》·××传”。

凡校主要校是非，限于影响内容、易产生误解的文字脱讹衍倒，用方括号括住的字词表示改正或增补，用圆括号括住的字词表示删去。凡脱讹衍倒确有实据，必须补改删乙者，均应出校，必要时说明校改理由。

原书记事与史不合或事理乖谬者，包括涉及思想内容上的错误，一般不出校纠驳，以存原书本貌。

底本的一般笔画小误，字书所无，显系误刻误抄者径改。凡作者避本朝名讳或家讳者一律不作改动，缺笔字则补足笔画。

原书中注文多随文作注，单独标点，注文用小号字作区别，以免误解误读。原书中书名、地名、方言词汇在正文中甚多打头的，视作条目处理，省加标点，使之更为醒目。如艺文志全为书目单子，省加书名号。

为防止误解，对话体用冒号和引号，以明起讫。



目 录

总序	戴逸(1)
序	祁龙威(1)
标校凡例	(1)
梅李文献小志	(清)潘 镐(1)
梅李文献小志稿	(清)黄炳宸(103)
梅李补志	(清)黄宗城(141)
新续梅李小志	(清)黄 冈(147)
梅李文献三志稿	(清)黄 冈(161)
支溪小志	(清)顾 镇 周 昂(173)
唐市志	(清)倪 赐 苏双翔(301)
唐市补志	(清)龚文洵(371)
唐市志补遗(一)	(清)龚文洵(393)
唐市志补遗(二)	(清)龚文洵(402)
桂村小志	(清)吴卓信(417)
里睦小志	(清)顾崇善(573)
里睦小志艺文志补	程心龛(663)
小吴市记述	(清)王宝琛(715)
钓渚小志	(清)单学傅(721)
四镇略迹	(清)马幼良(735)
双浜小志	王鸿飞(745)
恬庄小识	杨希濂(913)
金村小志	金鹤翀(967)
新庄乡小志	陆晶生(999)
后记	沈秋农(1011)
《常熟乡镇旧志集成》标校经手人名单	(1016)

梅李文献小志

(清) 潘 鎬 纂



《梅李文献小志》，(清)潘镐纂，不分卷，民国常熟虹隐居士徐兆玮抄本。

潘镐(1725~1786)，字肇丰，一作绍丰，号芭湄。昭文梅李人。乡文学仁孙。廪生。晚年师事梁同书，擅行草，善诗。著有《略识一丁》2卷、《梅李文献小志》、《蠡测篇》4卷、《雪鸿小集》1卷、《广陵游草》1卷、《广陵杂咏》1卷。



梅李文献小志

后学潘镐绍丰纂

集 文

宋

胜法寺新十方记

陆 绾

天以一气生万物，故散而为四时。儒以一道成万民，故散而为五教。释氏以一法通万行，故散而为禅律。要其归：去邪以从正，避恶而趋善，此其大约也。若夫道根乎心，理源乎性，则在此不在彼，吾知其禅耶？律耶？是亦名焉而已矣。胜法寺，唐元和中阎将军捐己宅而为之，处邑境之隅，直阊阖之北，山冈环然，林木秀出，凡居人信施之归，目之福地。先是其徒星居谓之律寺，至和初，有寺僧以稔恶刃人于其间，败焉。致之于理，邑宰中都叶公灏病其他习以为常，始议十方之名，请更于郡。郡守大卿吕公然其为，即符于邑，从民欲也。会今长老深公脱屣润之甘露，栖止于苏。二公协心命以交疏，一之日重门洞然，二之日群居岿然。法堂中严，缭垣外固，云集方来之侣，日熏香积之供。里人聚而瞻之曰：昔狡穴而今道场，昔浊流而今净土，兹可尚矣。异日灯灯相继，源源不绝，则以深公为之首也。非夫道韵之优，业履之峻，上以赞庙社延鸿之庆，次以资郡邑顺成之福，均是法雨沾吾义乡，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云尔。时嘉祐三年九月十九日，承奉郎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开封府雍丘县同签署兵马司公事骑都尉借绯陆绾记。

胜法寺转轮藏记

叶梦得

佛法自汉入中国，即与其言皆来，然未尝若是侈也。至晋宋周隋之间，鸠摩罗什之徒出，更相传译，转相付授，于是其书之至者日以广。源流既远，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时，始有言心法者，一切以洞然无我为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学，遂判为禅、律两岐。其后更数百年，学心法者虽益盛，然其书未尝卒废。自隋开皇至唐开元、贞元以来，凡列于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论，部分甲乙，鳞次栉比。虽假托疑似缪妄之辞，苟不叛其说，亦莫不具在，其传至于今不绝。昔吾儒者之言，仅出于中国，其道在天下，昭然若揭日月。而一遭秦火，虽六经不得为全书。残编断简，得于屋壁丘墟之余，与一时遗老所诵习，虽幸而获存，然颠倒错缪，固已不胜其弊。其他诸子百家，各以其艺自名于时者，近数十年，远或百年，皆已湮灭无闻。而佛氏去中国数万里，其言率一译再译，而后见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何也？岂其言皆足以示后行远，使人欲废而不可得与？盖为之学者，皆知信其所习，而尊其所闻，相与谨守严奉，手传口诵而不敢慢，非有意于借资取便，阶梯所欲，尝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苏别邑；梅里镇，又在邑之东北。海上有寺，曰胜法，故无藏经。崇宁二年，长老道纲始募众缘为之。纲，强力明果学心法者也。居胜法二十年，与始至之日无异。功既成，见予雷上曰：“并海之民，不耕而渔。其习以多杀为事，而不畏罪。与之言吾理，则惑。教以其书，则怠。惟转轮藏，备极雕刻彩绘之观，以致其庄严之意可使。凡徼福悔过者，一皆效诚于此。吹鼙伐鼓，机发轴运，象设骇于目，而音声接于耳，不待发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所向矣。然邑民瘠而艰施，岁且多潦，有欲成吾事者，而屈于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于岁。盖竭吾勤而后能成，不有记其略，无以慰此意也。”因请予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衣冠者，遍天下不能尽有其传，而佛氏独能持久若此，是必有当其责者。因推其所以然，书以遗之，非特嘉纲之勤而已也。时政和五年六月十日，缙云叶梦得记并书，信安程俱题额。

宣风楼记

龚云：“楼在赏心亭西。绍兴中令曾荣建，后叶知几改曰‘庆丰’。”

王伯广

楼以“宣风”名，纪政也。《易》于巽，其象为风，其位为东南，其时为长养万物。有虞氏得之，以阜民财，于是有薰兮之歌。尹吉甫得之，以美大臣，于是有穆如之诵。兹言偃弦歌之化，当太平有道之国，雍雍乎和可知矣。常熟，古南沙也，今为姑苏望邑。土博赋衍，民繁事剧，缩铜章者每难其人。绍兴之二十年，政五六易，规矩准绳，莫一所守。冬十有二月乙卯，今曾大夫以王命来，智足以知，勇足以行，御史如西门之治邺，爱民如子产之治郑，指顾之间，政以善闻，邑人宜之。凡废未举，蕲一新焉。先是直县治之坤隅，民居有架崇庑于上，其左盖阙如也。相其阴阳，厥有低昂，非有对治之势为未宁。士庶雅有创楼议矣，至是以请。大夫曰：“止止。吾至未几，遑急尔耶？”众曰：“我食我力，我木我石，无费于公，以慰吾私。大夫奚以辞为？”乃命卜筮，乃经乃理，乃彻其库，乃圮其址。巧者环斧，壮者纛杵，无烦戒约，其来不可御也。盖度材于二十一年之夏四月，至五月己巳工以毕告。近远少长，奔走瞻望。惟时酷暑，泠泠之风自桥疑是楼。而下，咸用忻快。乃有皤皤然被黄发者，歌而过曰：“风之仁兮，物之春兮。风之德兮，物之殖兮。谁其布宣，大夫贤兮。繄大夫贤，乐尧天兮。”众鼓舞和之。因摭其辞，以名斯楼。且告乡人王伯广请文于石，以系他日甘棠之思者。大夫名构，字叔重，清源人，大丞相宣靖鲁国公曾孙，其为政盖有家法云。龚云：“构”，各《志》俱称“慎”，从未有校订之者。岂传写有一讹耶，抑大夫曾更名耶？题名碑称“慎”。

宋故宜兴少府季公圻志

徐谓礼

宜兴少府季公，家世常熟之千泾，实延陵公子后也。生于淳熙丙午七月三日，卒于淳祐乙巳五月二日，卜以今年十月十有二日安葬于端委乡太平塘长泾之西。公讳世良，字元善。曾大父臻，妣宋氏。大父荣，妣王氏。父仲才，故迪功郎，妣王氏。公娶吴越钱氏，先二十二年卒。兄弟六人，长世亨，故登仕郎；次世纲，故从事郎，安吉州德清县尉；次世南，见任承直郎，前知安庆府宿松县，主管